

# 最美“村官”秦玥飞

**-会归零的耶鲁学生 - 归零-能同时摸天踏地的人**

秦玥飞，男，1985年出生于重庆，自小就是孩子王，读书时善于创新。帅气的他在同学中很有名。2005年取得美国耶鲁大学的全额奖学金，赴美留学。2011年，在耶鲁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专业的学习，取得文学学士学位。20岁，秦玥飞以优异成绩考入耶鲁大学，许多人以为这是一条穿西装、拿高薪的富贵路。26岁，秦玥飞从耶鲁毕业后，却来到湖南一个小山村，走上一条进基层、当村官的实干路。他是一个喝过“洋墨水”的城里孩子：重庆长大的他，高中毕业时，以托福满分的成绩考入美国耶鲁大学，享受全额奖学金，成为重庆第一个被世界一流名校直接录取的学生。获得双学士学位、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，没有去跨国公司做都市白领，而是来到湖南衡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，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，仅仅一年，无钱无背景的他，帮村民引进80万元现金，建起了新敬老院等多个公共项目。村民亲昵地称他“耶鲁哥”。

## 秦玥飞人物事迹

正式上岗的第一天，早上起床后秦玥飞像在大学时一样准备去洗澡，在从宿舍到澡堂的路上，他热情地和碰到的每一个人打招呼。但这天下午，有村民就议论起来：“留过洋的人是嫌我们这里脏不咯？”“早上洗澡，好浪费水呀。”

这让心思细腻的秦玥飞惶恐不安，他开始明白“村民不会关心我从哪所学校毕业，他们只关心我是不是自己人。”秦玥飞说，从那以后最想做的就是“尽快成为村民中的一份子”，他也再没有一天洗两次澡。

他还开始长期穿着老乡送的一双解放胶鞋。夏天的T恤稍微花哨，便反过来穿。为了能让村里的老人记住自己，秦玥飞还会尽量以固定颜色和样式的穿着出现在老人面前。

一个月后，开始有村民上门找他修电器。接着，有人找他写信，甚至有村民让秦玥飞到地里帮忙干活，秦玥飞成了贺家山的人。

有朋友形容秦玥飞是理想主义者，他自己则更正为是“有理想的践行者”。困难再多，一个个去克服，找对方法，杜绝一切拍脑袋的决定。

村里准备修水渠，因为涉及各自利益，几个村民小组争得不可开交。秦玥飞自己掏钱买了几包烟，一次次上门做工作，张口一声伯伯，闭口一声叔叔，最后说通了。

“农村社会的复杂性超乎我的想象，但我觉得这是个大课堂，我不能把它看做是不正常的现象。在村里做事遇到困难是正常的，只要学会去适应、学习、分析，就有可能找到解决方案。”秦玥飞说。

除了修水渠，秦玥飞所做的事还包括敬老院改造、街道硬化和照明、为村里几所学校搭建信息化教学平台。他说，任何一个项目都会做好详尽的预算和规划。他不自作主张替村民做任何决定，但只要是村民要办的事，绝不允许自己办不到。

如今“耶鲁哥”已小有名气，但他说，在耶鲁的学习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，“面对基层，面对村民，我仍是一个学生，所有的一切，都需要学习。”

几个月前，秦玥飞在3547名选民投票中获得85%的选票，被村民直选为县人大代表，代表证和当选通知书被他挂在书桌上方。在他看来，这两样东西的意义不亚于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

村民陈春桃说，“小秦跟我们处得好，又为我们干了这么多事。如果光挂个名，尾巴翘得老高，是没人选他当代表的。”

在当选代表后，秦玥飞在县人大会上提交了有关农村校车安全的议案，并且会继续推进乡里校车项目的实施。

如今，自己“要在公共服务领域干点事儿”的追求已经小有成绩，这个梦想也越来越坚定。“[村官](#)生涯还有一年多就结束了，这是千金不换的经历。还没想过以后要干什么，但肯定会在公共服务的路上一直走下去。”秦玥飞说。

### 秦玥飞人物近况

如今，秦玥飞仍在为校车项目的落实而忙碌着。他用“脚踏实地，实干兴邦”

来形容日后的村官工作，并表示不再接受媒体记者的采访。同时，他也想搭建一个平台，整合社会各类资源，把年轻的公共服务者和社会资源对接起来，为公共服务者提供支持和帮助。[8] 2014年1月17日，在衡山县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，被选举为衡阳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。1月21日至24日，出席衡阳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。

### 秦玥飞人物评价

自2011年8月担任“大学生村官”以来，他立足农村实际，心系村民群众，动员多方社会资源，积极募集资金，倾心公益事业，在帮助硬化村级道路、安装路灯、改善农田灌溉设施、引进信息化教育设备、改扩建敬老院、提供校车安全保障等方面积极努力，无私奉献，为当地谋取民生福祉作出了较大贡献，深受乡村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。

在殿堂和田垄之间，你选择后者。脚踏泥泞，俯首躬行，在荆棘和贫穷中拓荒，洒下的汗水是青春，埋下的种子叫理想。守在悉心耕耘的大地，静待收获的时节。（感动中国颁奖）[1]

导语：秦玥飞，耶鲁大学毕业，现任湖南省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、黑土麦田公益(Serve for China)联合发起人。大学毕业时，秦玥飞选择回到祖国农村服务，至今已第六个年头。下面是关于他的励志故事，欢迎阅读。



秦玥飞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村外人，同时也是一个被寄望会用先进理念给农村带来新变的城市青年、名校的大学生。这个岗位没有规范和限制，只要关乎农民民生，千头万绪，无可不为。同时，作为村长助理，他不属于体制，不属于村干部班子，没有权力和队友。

秦玥飞就像是一颗螺丝钉，在体制机器外滚动，零敲碎打，有单枪匹马的无力感，也有独当一面、不受缚于体制的自在。他试图改变环境，但环境也在雕琢这个年轻人，从打扮到言谈，甚至到观念。

对基层的民众和官员来说。秦玥飞是热忱、有礼貌的年轻人，是半个“干部”。人们对他既有招待远客的淳朴热情，也有对“当官的”一向有的冷眼揣度；既有对留洋高材生的好奇和卑怯，又有教他做人的架势、对境外势力的鄙薄。

秦玥飞得到了体制的表彰。人们记住了一个青年奋力击水的姿态，赞叹他所散发的正能量。但很少有人指出，环境改变甚少，秦玥飞仍然挣扎在缺乏权力、资源和队友的困境里。

### 服务

秦玥飞介绍自己总是两件事，2010年从耶鲁大学本科毕业，2011年到湖南农村当大学生村官。有的人会想起来，以前新闻里是出过一个“耶鲁村官”，中国的榜样青年。他现在三十岁了。

五六年前，他们这拨中国同学在耶鲁毕业，好几个陆续都到北京来落脚工作，进了投行跟咨询公司。秦玥飞不想去过朝九晚五、庸庸碌碌的白领生活。他希望能作出改变人们生活的贡献。他本科修的政治学、经济学两个专业，他相信在中国的公共服务领域里，总找得到属于他的一个位置。

最容易“找到组织”的做法，是去考公务员。秦玥飞不想去，怕去了就是做表格。

要么去找社会组织。比如在美国，住房、就业、医疗、教育、家庭事务、人权民权、生态环境，方方面面都有公益援助，社会组织占了整个国家约5%的GDP、10%的就业人口。但在同期的中国，社会组织的规模几乎微不可见，约0.1%的GDP、0.8%的就业人口。

秦玥飞一面自己跟哈佛的朋友发起叫“阳光书屋”的公益组织，在甘肃农村发展教育，一面又听说了另一种有组织性的做法：响应国家的“大学生村官”政策，去农村做村官。

这个岗位允许他自发规划工作，理论上可能直接作用于成百上千的农民，国家也保证会留出提拔人才的通道。秦玥飞觉得这份岗位完全符合他的理想，也有上升前景。很多人只看到农村条件苦，村官工资低，他觉得这些跟一个更远的愿景相比都没什么。他报了名。

2011年7月，火车正往甘肃去，秦玥飞在车上收到通知，选派了他去湖南衡山贺家山村做村书记助理。他在武威站下了车，掉头又买张站票，回北京收拾行李。那里几个同学请他吃顿法国菜，作了别。

火车到了衡山县城。贺家乡的副书记陈希军等着秦玥飞，接了他的行李捆到摩托屁股上，又驮上他，就往村里开。山地上颠颠顿顿，走了一个多钟头，进了贺家山村。

村里一千多亩大，六百多口人。当中一座二层高的老红砖房，是贺家乡政府。他们上二楼楼角，推门进了个暗黄的杂物间，八九平米大，破窗漏瓦，一口老木柜，桌椅，木架床。床对过一堵墙，墙那头放了两口公用的尿桶。他今后三年住这。给他的月薪是一千四百五十元，没有编制，没有保险。

秦玥飞第二天起来洗了澡。乡政府的人都稀奇起来，怎么早上洗澡。“这是一个 fucking PR disaster(要命的公关灾难)。”他不了解农村，又听不懂衡山话。他不在早上洗澡了。后来又把英文印花的T恤里翻外地穿了，短靴也换成这里的解放鞋。

留守的老人孩子成天都看见他，走来串去，一脸笑，有礼貌。简家奶奶叫了秦玥飞，你是大学生，可不可以告诉我的孙子奥数题。秦玥飞一说就来。简奶奶感到一种光荣。她是群众。“这个人他是很好的，不像有些人呐，看你们家条件这么差，哼吃，教你的孙子。”她记得秦玥飞教完了又说，有事你就来找我。她想到就笑：“我去找他？他个性很好，很谦卑的。我，哈哈，我说你是个农村人，不晓得去找他子有用没用，所以也没找他。”她又拿了几个橘柑给秦玥飞。“我以为他不会吃的。他吃啦，他不嫌吃农村的。”她反复说这人好。

秦玥飞的妈妈重视教育。他两岁就教他说英语，到了小学又从重庆带他上北京借读，天没亮就把他送到教室外面等开门，她自己再看着招贴去找工作。一切就为他有最好的教育质量。

按一套传统的成功故事，他在高中拿到耶鲁全额奖学金，他在大学得到一份华尔街上的工作，故事就到头了。像同学关乐说的，“把孩子供出来，考一个功名，光宗耀祖”，多数人把移民、大企业当做重大的成就，激励人心的结局。秦玥飞说，能再回到出身之地，帮助一个群体，那才是激励人心的结局。

他在村里一会又给人搭手提个篮子，一会又修热水器，百分之九十九的工夫都在做“好人好事”。青蛙跑迷了路，他也找罐头装起来，带到水边去放生。雏鸟从窝里掉下来，他也把它送回去。他给小花猫取名叫保尔、冬妮娅，想像它们正守着空空的粮食罐头，保卫着某座年久失修的谷仓。

他觉得一切都很好，接地气。他辗转过四个城市长大，大学又出国，到哪儿都是个新来的，像加缪小说的名字，“L'étranger”，异乡人。他在农村反而安心了。他跟所有人都关系着，他帮助所有人，所有人都喜欢他。他有时从人家门前早已经走过去了，人家还把他喊回来，给他个桃子拿去吃。

乡政府里有个公务员叫汤飞龙，跟秦玥飞一样大，轮到夜班就来找秦玥飞长见闻。秦玥飞挠着两腿蚊子块，跟他讲美国的政治体制，讲奥巴马大学毕业后做的社区服务。秦玥飞过去修的政治学跟经济学是耶鲁最主流的两个专业，配给本科的师资也顶尖。卸任的墨西哥总统教全球化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教金融市场。罗纳德里根的高级顾问教大战略、雄辩术。秦玥飞对国际关系感兴趣，又相应学了俄语、法语。

汤飞龙也想不到，他们这地方能要到这么牛逼的人。两个人吃过晚饭就坐在一起，谈七说八，能说到半夜一两点。汤飞龙以为他们是最密切的。

秦玥飞清楚他在农村不可能有“soulmate”，哪怕和大家处得多和乐。有空总是跟老同学通个电话解解闷。

乡政府隔壁开米店的人家里，母狗下了只小狗。秦玥飞去看她们。狗妈妈一脸愁容。他给她取名叫普宁教授——纳博科夫小说的主人公，一个俄罗斯人，孤零零在美国教书。狗妈妈很快病死了，小狗乐乐成了孤儿。秦玥飞每早

起来就在阳台上喊它来，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给它喂牛奶，逗它，给它拍照。其他人进出，惯拿脚去赶开狗。就秦玥飞要护着乐乐。

汤飞龙在楼里听领导招来唤去，忙着通知大家来开会，又抓紧复印会议资料。陈希军想到秦玥飞，特许了他也能进来旁听学习。会上谈着什么思想什么方针，套路化好猜，秦玥飞慢慢从这里面听会了衡山话。会上人员派好工作散了。汤飞龙留下来收拾会议室，扫地上的烟头。没有要秦玥飞做的事。

湖南省委要“量化测评”村官的工作，定了三十多个名目，都是些理想信念、廉洁纪律、和农民群众感情。有舆论管村官制度叫“新知青下乡”。大学生们待着没事做，以后是个什么出路也说不准，有的就趁早回去另外找工作，要么准备公务员考试。以前贺家就有个村官，乡政府安排住村里人家里，平常不大碰见，过一阵就不声不响，回家去了。

同学关乐催着秦玥飞去报考 LSAT(法学院入学考试)，回美国读个法律博士，出来重新找工作。

秦玥飞报了考，过一阵又取消了。

“对我重要的是，我在那样的地方生活了那么久，而且我过得很快乐，很充实。”他后来说，“(农民)拉着我的手，坐在他面前。这个就是我们跟这些老百姓之间的距离，这个就是意义。”

像 H.L.孟肯说的，理想主义这种人，闻到玫瑰比卷心菜更香，就会得出结论，玫瑰也更有营养。

规则

散布在全国各地 22 万的大学生村官里，有七成被乡镇机关借调，在办公室里收发文件、写材料、接电话。秦玥飞来了差不多两个月，告诉陈希军，他可以在外面找企业筹款，看村里有什么需要建的。陈希军想了一阵，说田里要修条水渠。

秦玥飞一个人跑了几趟北京，让留学圈里的朋友牵线，找到几个企业和个人赞助。十月，他凑到十五万回来，村里集体投票，通过了修水渠的方案。



二组一个姓刘的组员没到场投票，到处跟组里人说，别答应修，保证大家不吃亏。其他组里或者跟了份子钱请工人，或者自己人出力，在田埂上作业施工。二组原来同意的意见不了了之。水渠挖得半米宽深，硬化上水泥，前后都要完工了，只差着中间二组那段还是烂泥杂草。

秦玥飞还没碰到过潜规则，以前看网上新闻说得各种各样，他不信，哪里来这么多潜规则。现在村干部明白告诉他，刘组员就是要钱。

太阳升在天上，文明人知道那是地球的自转，原始人只看见一个火球出来，根本没有天体的意识。秦玥飞有次想到这么个比方。他要服务的人不懂什么是公共服务，他们过往的生活经验里只知道别人要做政绩，要完成上级任务，他们也就以为能据此讨价还价。

秦玥飞设想要是不给刘组员钱，直接施工，刘组员也许会来田埂上打人。他知道刘组员以前打过人。他设想要是打人了就得报警，警察出警了，刘组员就打警察，警察掏了警棍，一棒子打在地下，把人铐起来带走了，跟着照片拍出来了，上了微博。那时候谁会来关心法？只知道一个百姓给警察打了。

秦玥飞定了主意，从捐款里掰一点钱给刘组员就是了，要是能讲讲情分，也许还可以少给点。一个星期里，秦玥飞反复上刘家要先搞好关系。

那家的门前煤渣满地，墙上乌漆抹黑，“like a toilet(像个厕所)”。他进门叫刘伯伯，送了几包烟，又客客气气提起水渠的事。刘组员说，小秦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就看不惯那些干部。刘组员给秦玥飞泡了茶，给他吃糖。秦玥飞没提一个钱字，说破了怕刘组员更要义正辞严，说这是看不起我，事情就没余地了。秦玥飞坐在那敷衍说笑下去，“please him, give him orgasms(取悦他，给他性高潮)”。

村书记做了代为说辞的中间人，秦玥飞出了几百块给刘组员。

秦玥飞没想到村书记一下就讲出去了，太好了，小秦出钱摆平了。其他组个个都找上秦玥飞要钱，不然不公平，也要停工。陈希军说秦玥飞就是手上资源多，农村工作也不是这么个做法，他们要不肯，需要资源的地方还很多。

秦玥飞没答应其他组的要求。水渠到第二年一月全完工了。他募来的款子还有剩余，准备再赞助两组人，把他们的土鱼塘硬化成水泥壁的。

一组同意了，秦玥飞出一半钱，他们随一半。另一组要秦玥飞多拿点钱来，不然也别修。这回只有前一组人完了工。后一组人继续看天吃饭。一来暴雨，土溃水滥，就要受损失。后来乡政府出了钱，才把他们的鱼塘也硬化了。

秦玥飞又出去跑了几趟募资。总是乐乐一个送着他到村口，等小巴车。募回来的钱加起来有八十多万，前后给贺家中学架设了无线网络，引进平板电脑，又修了路面、路灯，又扩建了贺家乡敬老院。每桩事里都要淌浑水，层出不穷的幺蛾子。他的几大本 LSAT 习题集就压在抽屉里，有时拿出来看看，又去报考，再取消，反复了好几回。

汤飞龙觉得得亏玥飞是耶鲁毕业的。村官没编制，没权力，在村里又是外来人，除了跑腿打字，岗位上哪里来找资源去推进什么项目，资源都是玥飞自己学历上出来的。“我大学也很一般，我的同学他们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的饭碗，能够在个城市里有个房子就不错了，他们能给我钱吗？我又没有留学生的光环，我去大型企业募资，人家会理我们吗？搞不定的，完全搞不定。”

秦玥飞瘦下来二十斤，两手臂就是两根骨头的粗细。他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，有天回来见到乐乐，乐乐也不一样了，它一下已经是条大狗了。他叫乐乐，乐乐傻住了，好半天才明白过来，一下兴奋起来。

14 年的夏天，有人在田里拉电线电杀老鼠。乐乐在田里玩，触上线死了。主人家埋了乐乐。插电的那人说，狗死要变妖精来闹的。那人把乐乐挖出来，扔到河里。它顺着河水慢慢往下漂。秦玥飞去把它水淋淋捞上来，埋去了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。

#### 奖励

秦玥飞也承认，耶鲁毕业生的身份给他帮了个大忙。不光是人脉资源，就是拿出来讲故事，情节也强。

2012年末,《湖南新闻联播》播报了秦玥飞服务农村的事迹。2013年5月4日,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秦玥飞个人一等功奖章。这项殊荣颁给过省内的奥运冠军和抢险牺牲的消防员。10月13日,央视评选全国十大“最美村官”,评上了秦玥飞。颁奖词介绍他是“喝洋墨水,走乡土路,身怀梦想,脚踏实地的耶鲁哥”,宣传片反复特写着他两脚的解放鞋,水渠成了秦玥飞“最大的政绩”。

其他媒体也陆续跟进他的故事。贺家的各家各户都见过记者了。有次还看见一辆大巴热热闹闹拉来了一车电视台的人,说是集体来学习秦玥飞的事迹。

之后的几个月里,秦玥飞陆续受邀参加了《财富》全球论坛、亚布力企业家论坛,过两年又去了博鳌亚洲论坛。他在这些论坛上和马云、张亚勤成了微信好友,他的座位排在汪峰、任泉旁边。

关乐不再催秦玥飞去考法学院了。“三十岁能够在任何领域里面被CCTV评为中国最impressive的十个人,我觉得it's a huge achievement(这是个巨大的成就)。”他只要秦玥飞别到四十岁变成“伤仲永”就好。“那是他最大的担心,也是我们的担心。”

秦玥飞从《财富》论坛回来,饭局上有个地方官员喝了酒说,原来这是个好事。他收到过给秦玥飞的邀请函,考虑到境外敌对势力相当复杂,亡我中华之心不死,就压下邀请函,没给秦玥飞。后来秦玥飞要去博鳌。政府人员又说,亚洲论坛,那亚洲也是境外,也有很多敌对势力。秦玥飞觉得难以置信。那是习总书记出席致辞的论坛。他问那人,你没有听说过博鳌吗?那人说,很多外国的地方我都不知道。

秦玥飞把他带来的外文书都收起来了。接受记者采访,也注意别说英文词。他提防着所有外国的、政治意味的东西。大学里只说学经济就完了,不谈政治学专业;也不谈什么中美比较;也不谈哪个母校的教授——都是美国人,又鼓捣政治。有地方电视台的领导问过他,是不是受了美国人的训练。

也有记者想知道秦玥飞受西方教育，会怎么处理农村里传统人情和现代规则的冲突。秦玥飞举出刘组员的事。他说他去嘘寒问暖，去多了，对方也就不好意思刁难了。“这样的例子就是又兼顾了人情，又维持了一种议事原则”。

记者们回到城市，登出了这个简化的故事。给农民“动之以情”，就是这样了。

秦玥飞猜得到记者们的预设。“这个人到农村，这个故事会非常强，他会有非常多的冲突。但是我是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跟前期的准备的，所谓的反差，是不存在的。”

秦玥飞接受我采访的时间长了，夹的英文渐渐多了，后来又告诉我给了刘组员钱的事。“你会怎么做呢？你跟他讲道理说，噢，有个东西叫民主的精神，我们大家都投票表决了，你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？拿罗伯特议事法则给他读一下？”

我说那个人的要求是非分的。

“Now you sound like a 知识分子(你现在说话就像个知识分子)。”

2016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故事：秦玥飞

代表

2012 年 10 月 24 日，秦玥飞被直选上了衡山县人大代表，得了百分之八十五的选票。秦玥飞说比录取了耶鲁还高兴。他说普选、直选这些民主政治的概念，原来在中国农村都是实现的。

他想大家投他的票，是为他修水渠马路这些公共工程。后来媒体采访了一百多个村民，他才知道，都是为了那些给他们自家做的事——搬东西，教功课，他们记着情。

还有人看着秦玥飞的票数好笑，“百分之八十几啊？工作没做好吧？”——另个选区有人给乡民发几十万，近乎全票获的选。

据新华网报道，2012 年到 13 年的跨年里，衡山县所属的衡阳市选举省人大代表，候选人以 1.1 亿元向 518 名代表行贿拉票，成为人大制度建立以来最

严重的破坏选举事件。事件在 13 年里经历了大清查。2014 年 1 月，秦玥飞进入临时补选的一批衡阳市人大代表。

他在做县人大代表的第一个月里，交了份议案，希望衡山县政府给乡里学校配备校车，保证孩子上下学的安全。

那段时间里，各地都接连报出校车事故，成了全国上下的焦点问题。就在邻近衡山的衡南县，10 年底有架三轮摩托从一条因果桥上掉到河里去了。车上送着二十个上学的孩子死了十四个。贺家乡一样有这种非法私营的三轮摩托，一筐拉十几个孩子上下学。又怕孩子跳车，四面打了铁栏杆，开车前锁上，铁笼子里谁也出不来。

县政府答复说没资金购车。秦玥飞就自己去募车。他找好了捐方，县政府又批不出一笔长期运营校车的财政拨款。他每回去说，人家总客客气气请他吃饭。他想起来就气：“校车你说没钱，吃个饭你那么多钱！”

直到 2014 年 8 月，他当村官的三年聘期就满了，往县政府跑了快两年，还没磨出个校车经费。

“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给自己找来的负担。该管这个东西的人不管，要我去管。那我本来又没这个权力去管，只能仗着自己是个人大代表管一管。”

乡里讽刺地传着相反的流言：这个姓秦的家里有权有钱，下来是挂职锻炼。秦宜智一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，就有人转发了新闻给秦玥飞，什么话也不说。是恭喜吗？人家也姓秦。好几个姓秦的高级干部都传过一圈了。秦玥飞申请入党，县组织部要对他进行政审，派了陈希军和同事去重庆找秦玥飞的父母，调查家庭情况。审过以后，秦玥飞的档案又回到贺家乡政府。乡政府里那些人想不到结果会这么普通。一位在场的朋友告诉秦玥飞，他们最后更确信，他的家世是高级机密。

秦玥飞记得在长沙见到过一个官员，这人问秦玥飞耶鲁是不是个教会学校，他是不是受到教会普济天下的感召才来的农村。这人的身后高悬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标语。秦玥飞心里发火，党员最应该相信“为人民服务”。这人

嘴上说信，心里还是不信，猜到西方教会那里去了，不然理解不了秦玥飞的动机。

"我说你他妈还是不是党员?你到底还信不信为人民服务?你是我见过的最大的 fucking hypocrite!(你是我他妈见过的最大的伪君子!)" 秦玥飞在事后反复骂着这个官员。他不要自己也变成那样，嘴上说皈依哪一套思想，心里运转着另一套思想。他已经成了党员，他应该真诚地信仰和服从党， "with heart and soul(心和灵魂都是)" 。

秦玥飞又续聘了三年村官聘期，被县组织部从贺家山村调去白云村接着做村官。关于他动机、家世的揣测也从贺家流传去了白云。

白云的村委聚着来一起吃饭。妇联的王主任跟秦玥飞说，你是成天在工作，我们农村人的工作就是睡觉!到底是什么在支撑你做这个事啊?

秦玥飞搁了筷子，说，你看到的是我这五年都在付出，你要想，我也是得到东西的。这么说吧，我这几年做的这些事，打比方说，也许有天习近平会看见，那我就可以去做影响到更多人的事情，这个概率是百万分之一。但是如果我前十年不打这个基础，不做这些事，这个概率是零。

王主任问，那你是不是来镀金的呀?

秦玥飞说，你可以说是镀金，但我想你在说“镀金”这个词的时候，想到的是你看到我在做的事。

全国其他省份的大学生村官，陆续出了十几个全国人大代表的。一位女村官得到机会，直接向习近平总书记做十多分钟发言。她说，大学生村官工资不到保姆的一半，婚恋也成问题。

"她是全国人大代表，全国人大代表!非常 powerful 的 position(非常有权力的位子)。中国社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习总在审议。这是 the worst possible 发言，ever!(这是能做来的最差的发言，最差的!)她是代表她这个选区的，不是代表大学生村官的，他们 even 都不知道这个的区别!"

秦玥飞觉得湖南耽误了他。他很小声地说给我：“我在其它地方的话，我早就是全国人大代表了。就是你的一等功，央视的这些，你足够优秀的话，你可以去。”

他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想法。

今年四月，他募的两台校车送到了县政府，鲜黄一新。捐方来参加过了捐赠仪式，车就空停在了那里。秦玥飞找县长，县长下“死命令”，要下面负责落实好校车项目。下面白云中学的李校长就是老不来县政府领车。

5月1日，秦玥飞又去找李校长。李校长本来一直热心要这两台车，这天一会儿说教育局领导考虑别的学校心理不平衡，一会儿又说要上级批个文件给他才行。秦玥飞说明白，是不是怕没这事没经过教育局，他在领导这有压力。李校长果断说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文件是给人民群众解释，“我就担心这点，学生家长会有意见！现在是人民群众嘞，不是我们教育局哎秦书记！”

他们讲到临末。秦玥飞说：“我从2012年搞这个事情，你知道我求了多少人，人家把我当疯子啊，天天找我要天天找我要。”

“你是个非常有思想的人。”

“思想也没有用。”

“最终是敌不过这个残酷的现实，慢慢慢慢，年轻时候的锐气都没有了。”李校长也叹起气来。

第二天，汤飞龙开了自家的车把秦玥飞送回白云村里去。下着大雨，秦玥飞手机上放了首低沉的俄文歌，把歌词翻译给汤飞龙听。那歌词说：“我走过了所有的路，我到过这里，我到过那里。我转过身，却看不见我的脚印了。但只要我的口袋里还有一包香烟，那么今天还不算太糟。”

三明治

秦玥飞一直没有女朋友。他知道有别的“最美村官”出去演讲，到处都有女孩子愿意和那种圣徒一样的形象发生性关系。媒体报道过他以后，也有女孩

子慕名要认识他。有个女大学生看报道里说他那冬天冷，保暖条件差，千里迢迢到他的村子里要送双棉鞋给他。他都托乡委村委的人帮忙回绝掉人家了。

他和自己喜欢过的女孩子吃过饭、看过电影，“那下一步怎么办呢？电影如果再多看的话，我他妈就 broke 了(破产了)。人家会想，这哥们怎么就这么几件衣服。”他没钱，没时间，前途也不可测。如果哪个女孩子还能义无反顾，他相信是因为她还抱着美妙的幻想——有理想的青年，未来的政治领袖。有天她会幡然醒悟，“This is a fucking skinny guy who get paid one thousand yuan a month.(这他妈就是个瘦得皮包骨头、一个月挣一千块的哥们。)”他在村里跟大家吃饭，随口提了句：“我今年就三十了。”忽然一顿——“Fuck!(操!)”

他的第二个村官任期到明年八月也要满了。整个湖南省已经不再招募新村官，也不再续聘老村官了。要是不做农村的事了，他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再去进咨询公司。他几个老同学这五年里在公司的职位层级都升上去了，工资也可观，买了房，结了婚，又赡养父母。

他回想自己的整条人生轨迹，有种超现实的感觉。“它到底是不是实在的？或者是一个根本没有考虑过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 fantasy。这几年，all the image, all the things I do, the whole fucking story...有可能就是个 fantasy。但是我不愿意相信是 fantasy, because I use half a fucking decade to live it。(这几年，所有的形象，我做的所有事情，整个他妈的故事...有可能就是场梦幻。但是我不愿意相信是梦幻，因为我用了他妈半个十年去活这场梦。)”

他说去年二月的一个晚上，是他觉得特别迷失的时候，手机上的电量只有百分之一，他用来上了那家叫“Humans of New York(纽约的人类)”的网站。这家网站每天发布一个陌生人的自白。那天的自白者是奥巴马。

秦玥飞把那段英文念给我听：“我大败过一场...我在一个少数派里，我没能做成多少事，我又远离着家庭...我四十岁了，我投入了巨大的时间精力在一个看起来没成效的事情里.....”



“如果你只是担心你自己——如果你想的是，‘我是不是在往成功路上去？我是不是在一个对的位子上？我的价值得没得到赏识？’——那么你最后只能觉得无奈，进退两难。但只要你接着干下去，你总会摸索出一条路的。总有什么事是可以去做的。”

“总有什么事是可以去做的。”他在那天跟自己重复了这句话。

截至 2014 年底，全国大学生村官里有近 25 万人离任，还有 18 万余人在任。约有三分之一的离任者进入了公务员队伍，其余需要另寻出路。

秦玥飞自己见过很多村官，来了一事无成，工资又低，年龄大了几岁，再找工作又比应届生吃亏。他想解决这套在农村工作的恶性循环，让人来了农村有资源做事，走了又有就业保障。

2014 年 6 月，秦玥飞在民政部注册了一家叫做“朝阳行动乡村服务创新中心”的公益组织，之后又慢慢构想出一个“黑土麦田乡村创客计划”。他要招募一批大学生到各地农村去创业，同时去游说企业参与这项公益。他需要企业赞助大学生的工资，让大学生在村里了解情况后，找出一个创业的点子，带领农民致富。在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城市的时候，企业又能优先录用他们为员工。秦玥飞自己读了《精益创业》一类的畅销书，也计划以后布置给大学生读，再找一些名人企业家给他们做讲座，指导他们创业。

秦玥飞为了方便管黑土麦田的事，在北京北五环租了十平的房子作为住处，周围都是民工，月租一千多，老同学帮他付了，又在业余来给他帮忙募款、招聘的事。秦玥飞募了钱，打算给大学生创客开八千到一万的月薪。妈妈问他能不能自己申请做这个创客。“For a stupid reason(为了一个愚蠢的理由)”，秦玥飞没领做管理者的工资。

他听说另一家公益组织“美丽中国”的创始人也不拿工资。他想他自己的故事也要讲好。“The story has to be spotless. 没有办法，this is a fucking job, man(讲故事必须毫无瑕疵，没有办法，老兄，这他妈是份工作)。”

“如果我妈能理解，我现在要追求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不会有太大压力。但是她会不会觉得.....fuck, my son doesn't fucking care about me. (操，我儿子压根不管我)。”

“我说中国是公益事业最大的市场。如何使用中国以往这二十年所累积的财富，引导这些钱到该用的地方去，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。”今年四月，耶鲁北京中心办活动，恒隆集团的当家人陈启宗来做了演讲。

秦玥飞专候着这场活动，想跟陈启宗介绍黑土麦田，请他赞助。眼看他演讲完要离场的时候，人们都涌上前去围住了他。耶鲁中心的负责人把秦玥飞拉进人圈，送到陈启宗面前介绍。

“你就是那个村官！”有人指住秦玥飞，“啊呀我儿子很崇拜你啊！”

“我也是村官！”另有个年轻人喊了声，从陈启宗的耳朵后边挤进脑袋。陈启宗转头一看，那年轻人穿着道袍似的长衣。“嚯，你的衣服穿得很特别啊。”年轻人笑了，说有个项目希望能得到赞助。

秦玥飞落在陈启宗背后，没机会说了。

他觉得自己找大佬的样子跟做贼一样，但还得接着再挤别的机会。他说生活就是屎做的三明治，不吃就饿死，有的人夹的面包足够厚，他们就不用吃屎。他反正习惯失败了。“不做这个我做什么呢？当公务员，不具备优势。工程师也当不了了。医生当不了了。开滴滴没有车。所以除了这个，没什么办法。”

马云和张亚勤给了他好消息，各自点了阿里、百度的人员和秦玥飞对接。秦玥飞去这两家公司，介绍创客计划。阿里的人员说让秦玥飞直接进阿里工作。百度的人员听说创客计划主要合作的是山东德州，笑了笑：“山东这个省吧。整体上可能就觉得和贫困这事挂钩挂得有点，哈哈，这个省。”给人的印象还不够穷。

秦玥飞也联系过腾讯公益。对方答应捐赠给他五千盏太阳能路灯。

五月初我在白云的时候，他指给我看一条土沟，土里是几根到脚踝那么高的小杆子，杆头上结着拳头似的小球——原来就是一枝枝插地式的太阳能灯。他正晒着。到晚上他去检查灯光，“他们想的很浪漫，说要照亮村民回家的路。这个要怎么照亮呢。”他把它们朝地贴得很近，看见了一小圈模糊的光。村委说灯放路上要被人偷的。秦玥飞把灯分给各家，让他们插在自家院子里。

### 尾声

秦玥飞两年没回贺家了。五月初他带我回到那里去看。人们见到他，露出笑。他跑上去和他们握手，他们说好久没看见你了。

“一个极度、当时让我非常感动的场面。”他后来说。他记得我那时候，“没有任何表情，在看别的东西”。

贺家山村跟其他几村合并成了社区。村里建了粉白一新的社区中心。村干部带着我们参观。刘家就挨在社区中心后面，黑魆魆的不好看，所以顺带给他家外墙一道粉刷了。村干部撇起嘴，悄悄凑着秦玥飞说，那家人家又不肯，要刷一定要把他家里面也刷了才肯。结果也就进去替他刷了。

那条水渠里生出的野草把渠道填得几乎跟田埂一样平，村民说以后放把火烧一烧。贺家中学的老师不愿意费额外的工夫做电子课件，发给学生的平板电脑都收上来一道锁了，后来又被城市里的捐方给召回去了。

我把这次报道的初稿给秦玥飞看。他指责我写了篇负面报道，他认为他的创业计划以后会对社会有贡献，而我黑了他和他合作方的形象，我不该去毁掉一项会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。“Five years of hard work. Do I deserve this?(五年的辛劳。我就该得到这种结果吗?)”他一直觉得他是个“audacious person”，一个果敢的人，押上自己的青春。

我告诉他我需要记录的是真实的情况。他说没有什么真不真的，所有媒体宣传都是政治化的。他介意我记下他说的“fuck”。他问我，会有人把钱捐给一个满口脏话的人吗。他的另一些高频词是“接地气”、“正能量”。

这是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。他做的任何项目都要调动别人的资源，得到别人的通过。他有的只是时间，嘴皮子，一段名校学历，一个通报给全国的荣誉称号。他倚赖别人的好感才能行事，他也觉得他善于让别人喜欢他。他总想保证，即使是最不开明的群体，也不能挑出他形象上的毛病。他不能得罪任何人。“中国太复杂，我们玩不起。”

我跟着秦玥飞去衡山的时候，带了一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他拿去翻了翻，然后把开头那段英文念了出来：“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，你要记得，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跟你一样的优势。”

到五月底，秦玥飞敲定了一项跟新希望的合作，创客会按企业要求指导农民养猪。他又面试过了一批申请做创客的大学生，打算录用二十多个人。账面上要支持这些创客两年聘期的钱远远不够，还要再募。他抽空又回了趟湖南。校车的事还没完。

他坐在火车上等着车再一次发向衡山。乘务员来检查车顶行李架，有口箱子凸出来了。乘务员声明不安全，得拿下来。一个女人说哦，我等一下拿。乘务员走了。女人又说，我拿不哈。没人做声。两三秒。秦玥飞站起来：“我帮你拿吧。”女人道了谢。

秦玥飞相信她自己不会去拿行李的，其他有力气的人也不会拿，管理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来。

这列火车会一直悬着这个问题开下去。